

購票戰場

去年五月天在香港迪士尼舉行演唱會期間，有歌迷被排隊黨襲擊，頭破血流。香港人最怕見血，多年來不能不顧不知怎樣解決的排隊黨問題，竟然在這個時候有智慧地化解。去年年中的張學友演唱會開始，賣票首日不設排隊，只有網上售票。熱門演唱會一天內售罄，變相宣告排隊買演唱會門票已成歷史。

夜排、紮營、爭位、點名、跟排隊黨鬥法，這些俱往矣。以往，賣票地點的職員，都會嚴陣以待，不同地點有不同措施。例如商場內的售票琴行，由於商場在晚上會關門，不容許歌迷排隊，歌迷漏夜排在商場外，但琴行職員事先聲明並不承認商場外的隊伍，要以排在琴行門外為準。當早上商場開門，歌迷就一窩蜂衝進去。聽說有一次，商場外排了兩條隊伍，誰才是「真隊」成了羅生門，最後琴行職員以「梅花間竹」買票的方式化解兩幫人的爭拗。

我也參與過夜排，在葵涌劇院。有一些夜排心得，現在才好說出來：

中環大會堂有三個櫃位，葵涌劇院有兩個櫃位，同樣排第二十人，在中環其實是排第六七個，在葵涌則是排第十個。那一天，有歌迷比排隊黨更早出現，霸了頭廿個位置。要知道，排隊黨要趕在前頭買坐得前一點的位置，才有高利潤，頭廿個都被排了，怎辦？歌迷待着人多，也恃着要趕走「排隊黨」的心，聯成一氣。「排隊黨」一怒之下，耍了點花招。剛才說過，葵涌劇院有兩個櫃位，他們找了六個婆婆到那兒買粵劇門票！由於婆婆們並非要排隊演唱，職員需要開一個櫃位服務他們，變相葵涌劇院只有一個櫃位開賣演唱會。而那六位婆婆，估計受了指示，左選右選，每人大概「玩」了五分鐘，直到半小時後才回復兩個櫃位服務。「排隊黨」這招很狠，因為他們同時在不同的場地購票，少一個櫃位，代表少一個購票點跟他們競爭。

沒有「排隊黨」，不代表沒有黃牛，只是戰場改為在網上，血一滴不流，也就沒有人再理會。看不見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一向如此。

風陵夜話

耶 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藝術片的圍城

上周日早上帶父母去看王小帥新片《地久天長》，北京藍色港灣影院上午九點半的早場，百座不到的小廳上座率僅一成。母親說昨晚聽說要來看此片，興奮得很久沒睡着，主要看近期宣傳說是講述八十年代的故事，提醒觀眾帶好手帕，會被催淚。確實，如今老年觀眾很難看到他們熟悉的題材。我們一到影院，就在影院大廳找此片海報，想給父母合個影，沒找到。大廳裏最醒目的海報背板是美國影片《波希米亞狂想曲》，海報上還有百事可樂的廣告。早場的大廳給了這部音樂片，聽說也有十幾位觀眾。儘管這部剛獲奧斯卡獎的影片在內地公映時被刪減，公映期也最晚，但此片票房在內地的票房仍高出《地久天長》一倍之多。

當然，我父母不會去看《波希米亞狂想曲》，他們看完《地久天長》後，還是覺得這部三小時藝術長片長了點，他們對非線性時空交錯的敘事顯然不適應，對劇情有誤讀，父母也都流淚了。但他們說情感體驗不如張藝謀《歸來》與馮小剛《芳華》。我

在影院看到，《波希米亞狂想曲》打出的廣告語是「萬眾齊唱、熱淚盈眶」，同期台灣片《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則無需打出催淚廣告詞，內地觀眾用淚水直接將此片票房推高到近九億，成為目前最賣座的台灣片。在柏林看哭觀眾的《地久天長》與這兩部影片比，並未有明顯市場競爭力。

內地藝術片還是缺營銷，被康城、威尼斯、柏林等歐洲三大影展牽着鼻子走，在未有入圍的十足把握前，導演與製片人基本不會說已完成影片製作，更很少會按正常程序提前送電影局審查，更談不上與廣告商做什麼商業品牌合作。歐洲三大影展畢竟是歐元辦的獎，資本是有本土文化個性的，中國電影入圍確實格外困難，但中國導演們卻心有不甘，希望早日走出藝術片票房低迷的圍城。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跨種族收養

剛到本校工作時，見白人同事帶上他們收養的華裔女孩來參加東亞系師生舉辦的中秋晚會、春節晚會，說是為了讓孩子從小了解祖先的文化。一轉眼十幾年，當年的孩子如今已上大學了。也曾有被美國白人收養的好幾位華裔女孩上我的中文課，都是成績優秀、成熟能幹的好學生。

但直到看了韓裔美國作家Nicole Chung的回憶錄，才開始思索跨種族收養的複雜性。作者被一對白人夫婦領養，一直被視為掌上明珠。養父母說，她是上帝創造的奇跡，為他們的生命帶來了無上美麗，她的頭髮、皮膚、眼睛是什麼顏色一點都不重要。但周圍人沒那麼有愛心。她上小學就有同學嘲笑、欺負她這個亞裔，去超市、公園等場所，會有白人問養父母：你們付了多少錢，從哪兒找到她的？或者告訴她：你應該感恩能脫離苦海，在美國長大。回憶往事，她說父母聽信當時專家的建議，沒有及早和養女探討種族歧視問題是一大過失。

她本來對親生父母並不感興趣，直到懷孕，需要了解家族病史，才開始積極探尋親生父母的信息。她的父母從韓國移民來美，在她之後還生了一個女兒，但從沒告訴過妹妹放棄姐姐的往事。親生父母現已離婚，各自重組家庭。上一輩的許多傷痛她並不知情，但她的重新出現給牽涉其中的幾個家庭都帶來強烈震動。

收養本就是複雜的事情，更別說收養不同種族的孩子了。無論養父母多麼關愛兒女，孩子還是會受到社會有意無意的傷害。被我校哲學系白人同事收養的華人女孩去年因心理問題從大學退學，不知今後有何打算。可惜不是所有被收養的孩子都能像我的華裔學生那樣成功。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宮中鶴飛不起來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唐玄宗時，韓幹以畫馬名，以馬為師，所繪名駒《照夜白》和《玉花驄》，僅用幾筆簡練勁挺的線條，就把駿馬昂嘯騰騰、雄渾的氣勢和體態表現無遺，栩栩如生，古今獨步。難怪詩人杜甫詡為「毫端有神」，北宋蘇東坡也表示折服。不過，據載他有一次卻被人比了下去。本來他畫人物同樣出色，故唐代名將郭子儀（平「安史之亂」功臣）的女婿趙縱，分別請他和另一位擅長繪仕女、觀音和佛像的人物畫家周昉畫像。各人一致稱讚，郭子儀也難分高低，於是要女兒品評，因為她與夫婿日夕相處，應最熟識其性格、相貌和神情。她坦言韓幹畫的雖佳，但「空得趙郎狀貌」，而周昉畫的更好，因為



，「以豐厚為體」，尤其是豐潤的臉型和裝扮，滲透着中唐的時代特徵。但美貌與悠閒生活的背後，卻禁不住隱露空虛、寂寞、無聊又無奈的人生，她們一世困於那浮華的樊籠。周昉就能不經意地生動描繪出這些人物的思想、感情、內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可謂觀察入微。正如蘇軾《周昉美人歌》詠：「深宮美人百不知，飲酒食肉事遊戲。」

還有一點是不少人欣賞時忽略的，乃簪花仕女旁邊的一頭小狗和一隻鶴（見附圖，局部）。周昉不着痕跡地作為隱喻，這隻鶴孤單而沒有配偶一起仰天長鳴和對舞，只好調態閒玩終日悲秋晚，悵望一嘆不知思何事；使人想起南朝鮑照《舞鶴賦》中兩句：「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唐代李紳謂「好風順舉應摩日」，但宮中鶴整生只能像小狗般供人玩賞，縱有凌霄志，再也飛不起來。

樹雖如此文不朽

下的那兩棵意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愣愣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也多會拿它與歸有光《項脊軒志》結尾作比：「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皆是寥寥數筆，輕描淡寫，卻凝結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愛戀與不捨幾乎溢出紙面。

這次重讀這篇發表於二十年前的文章，最令我動容的卻是白先勇陪王國祥度過最後一個生日後回聖芭芭拉，國祥

在空檔去做其餘的事。」機師（跟我們一般）以為白上了一課。豈知巴菲特答道：「不是！那二十件事的列表，不是提醒你在空檔時要把它們完成，相反，是要提醒你千萬不要去做那些事。因為那些就是讓你分心的事。」

簡單的故事，簡單的方法。要有事可成，重點不在於找出目標，而在於找出令我們分心的次目標。然後，我又想，或許機師不過是想婉轉地要求加薪，卻竟然給巴菲特說教了一課。他的目標，看來還是落空了。

普通讀者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圓明園的回憶

修，旁聽了她的課。

有一節課由袁行霈教授與葉教授主持，教室早就坐滿了學生，許多人只能站着聽講。那一課兩位大師級的老師一首首地吟唱着古典詩詞，叫我們這些從未經過相關訓練的學生大開眼界。那時葉教授應是六十開外，但裝扮端莊，舉止優雅，看去只像是四十多的中年人，其講課的風度魅力實令人着迷。

過了幾天，中文系的向景潔主任讓我陪葉教授到圓明園。

那天的主人是中文系另一位古典文學教授陳貽歆先生（二〇〇〇年去世）。向主任可能考慮多一名女士方便些，找了我作陪。那時的圓明園還沒有今天修復過的模樣。兩位教授一邊在亂花草叢中穿行，一邊談論着歷史、詩書，不時口誦一文，又不時一

上一下地互相接誦詩句。我半懂不懂的，深感覺問淺陋，實在惶恐。幸而老師們未向我提問，否則一定出醜。

兩位老師的博學、親切及厚道，似無言教誨，令我一直感念。

那天還在圓明園留下了幾張照片。

自此，我就特別留意葉教授的信息。她對中國詩詞精闢而感性的論述，讓我有獲知的欣喜與溫暖。

每看到葉教授電視節目，我就會想起那次旅遊，從心底祝福葉教授長壽安康！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經方治咽痛

酸痛，體溫攝氏三十八度，在家吃了退熱片。第二天，不見好，喉嚨也不舒服，跑去附近的衛生院，醫生說就是一般的感冒，不用掛水，配了些常規的藥。兩天下來體溫還維持在攝氏三十八度，喉嚨卻越發不好了，吞嚥都感覺困難。這菊花茶也喝了，銀翹片、牛黃解毒丸也吃上了，都沒用。頭痛加劇後去大醫院看，又帶了一堆抗生素藥，還是無果。莫不是中邪了。這話一說，大家都配合地抖了抖。

馮姐的舌苔白滑，咽部紅腫甚，脈沉緊。這是寒入少陰，卻誤服了苦寒清熱的藥，引起虛火上浮沖於咽喉而腫痛。我開出附片三十克，乾薑二十克，麻黃十克、甘草十克、細辛十克為湯劑的處方。平時沒少關注養

生節目的馮姐對此提出疑問：「我喉嚨都成這樣了，怎麼還用熱性的薑啊？」

我笑言：「你這病和雲南中醫學院吳佩衡院長醫案中的少陰咽痛相似，都是受寒起病。吳院長醫治的病人當時因誤服清熱養陰的藥已轉成危證，他就是以加味麻黃細辛附子湯治的。附子能扶陽驅寒，麻黃開發腠理，解散表寒，這處方對你再合適不過了！」

第二天，馮姐反饋說服了一劑後寒熱減退，咽部腫痛也好了大半。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五、六見報





如果身上有刺，擁抱就會遭傷害。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情感在此一瀉千里。這也是全篇唯一的一次情感宣泄。

《樹猶如此》最後定格在了兩人十七歲的台北初識。相比小說家筆下十七歲的男孩是寂寞的，現實中白先勇的十七歲，多少有種最好的年紀遇上了最好的人的「幸運」。萬餘字的文章至此結束，欲語還休，好似枝頭搖搖欲墜的花瓣被風打落，飄散一地，還拂了路人一身。

以夢為馬

管 樂

逢周五見報

